



淮 剧

海港的早晨

李 曉 民 著

海港的早晨

李曉民 著

周 峰 装帧

〔淮 剧〕
海 港 的 早 晨

李 晓 民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5/16 插页3 字数58,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统一书号 10077·1058 定价(八) 0.26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六三年秋，上海碼頭的工作人員意气风发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愉快地劳动着。可是才分配到碼頭工作不久的高中毕业生余昌宝，由于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輕視碼頭工作，好高騖远，并且不接受批評，在工作中粗心大意，竟将入倉庫的小麦誤当出国大米装上外輪，造成严重事故。后来在党支部书记金樹英及老工人們的启发和教育下，余昌宝终于悔悟了过来，認識到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当一名革命的碼頭工人。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演出

海港的早晨

李 晓 氏

时 間 一九六三年九月初。

地 点 上海某装卸区。

人 物 金树英 四十三岁，装卸队支部书记。

何广森 三十八岁，装卸队队长。

刘大江 三十五岁，装卸队第五组组长，码头工人出身，共产党员。

王德贵 六十三岁，退休的码头工人，过去是装卸队第五组的老组长。

余昌宝 二十二岁，王德贵的外甥，新来的码头工人，共青团员。

余 母 五十八岁，余昌宝的母亲，寡妇。

齐承山 二十二岁，码头工人，共青团员。

吳田才 二十岁，装卸队第五组的组员，绰号“无轨电车”。

洪 铃 十九岁，余昌宝的同学，新分配为码头仓库员，共青团员。

老 许 六十岁，码头仓库员。

老 张 四十岁，装卸队第六组组长。

小黑牛 二十五岁，码头工人。

阿 风 二十四岁，拖车司机。

码头工人 甲、乙、丙、丁……

第 一 场

〔海关钟响……

〔合唱声起。(或用前奏曲代替合唱)

黄浦江万船进港掀巨浪，
码头上吊车如林装卸忙。(夹号子声)
听！劳动歌声多嘹亮，
看！码头工人斗志昂。
哪怕粮山钢山高万丈，
敢把重担肩上扛。
让兄弟般的友谊漂洋过海，
让革命的红旗在世界飞扬。

〔幕启：一九六三年九月初的一个上午，黄浦江边，码头上。

〔小黑牛在打旗号，一批货在桥吊下掠空而过。突然轮船汽笛一声响。

〔刘大江上。

刘大江 (望着沸腾的黄浦江，喜悦地) 真是装不完的海港啊！

(唱) 巨轮长啸震天响，

满载货物要开航。

码头上好一片繁荣景象，

刘大江看得心中喜洋洋。

下了班再到现场检查一趟……

嗨！六组同志这个干劲呀！

真好似猛虎乘风下山冈。(骤见拖车)

这拖车因何路边放？

〔阿凤急匆匆上。

阿 凤 (揮着手中扳头, 望远处, 喊) 张组长! 张组长! (见无人答应, 欲下, 又止步) 唉! (急得直擦汗)

刘大江 (旁唱) 见阿凤头冒热汗来回忙。

阿凤! 車子拋錨啦?

阿 凤 哎, 刘组长呀!

(唱) 刚接班偏遇車子出故障,

不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

你看哪!

物资堆得如山样,

六組的任务多紧张。

仓库的出国米要装到外輪上,

场地的出国小麦待运进仓。

实指望車子順当多跑两趟——

[远处雷声响。

刘大江 (接唱) 看来天气也不帮忙。

阿 凤 是呀! 天气预报有雷陣雨……

[老张急上, 工人甲、乙、丙紧跟上。

工人甲 组长, 先集中力量把出国大米装上駁船吧!

工人乙 场地上露天的小麦不搶运怎么行呀?

老 张 (察看一阵, 果断地) 兵分两路, 同时搶运。

工人丙 组长, 人手不够呀! 这車子又拋錨……

工人甲 真急死人啦!

工人乙 怎么办?

刘大江 (上前) 老张, (指車) 这边的出国大米要装上駁船, (指另方) 那边的出国小麦要运进仓库。两头任务同时进行?

老 张 暴雨要来了, 搶时间, 没办法, 场地小麦不搶运不行。(指車) 这些大米末, 非洲外輪又停在江心等着装。

刘大江 这样吧, 我們五組参加搶运。

老 张 不行，你們剛下班……（雷响）天塌下来我們六組要扛。
走！（急下，众工人隨下）

刘大江 （自語）找队长要任务去。（下）

阿 凤 （渾身是劲）一定要把車子修好。（奔下）

〔余昌宝上。〕

余昌宝 （被阿凤撞了一下，搭在肩上的外衣落地，拾起，抖了一下，自語）倒霉！

（唱）碼頭工作真乏味，

整天跟机器杂貨混在一堆，

又脏又苦又劳累，

空有文化无作为。（看着手，煩惱）

刚才一陣真狼狽，

装卸那化学原料“玻璃纖維”，

这玩艺細如針尖容易碎，

钻进皮肉象錐子錐。

拔又拔不出，洗也洗不掉，

急得我余昌宝心象榔头捶。（拔手心的“玻璃纖維”）

〔吳田才上。〕

吳田才 小余！你……

（唱）眼睛一霎就不見，

腳底下擦油快如飛。（走近）

哎！你呀，又违反操作规程啦！这“玻璃纖維”比汗毛还細，想用手拔？

余昌宝 不拔又怎么办？

吳田才 （摇摇头）我也是杠棒吹火，一窍不通呀！

余昌宝 吳田才，班后会还开不开？

吳田才 可能开，可能不开。

余昌宝 废话！等于沒說。

吳田才 你急什么？（突然发现余昌宝的新外衣）嗨！今天礼拜六，

你有约会吗？

余昌宝 胡扯淡！你真是一个“无轨电车”。

吴田才（端详地）小余呀！

（唱）你休想用封条封紧了嘴，

这种事难瞞我“无轨电车”。

我看你心神不定如痴如醉，

嘿！

一定是有了对象，订好约会，急着下班要去陪一陪。

余昌宝（唱）你真会胡猜乱疑神见鬼，

余昌宝不象你这“无轨电车”，

找朋友谈恋爱我不配，

唉！

当上了装卸工真是倒霉！

吴田才 啊，当个装卸工就倒霉啦？

余昌宝（念）十年寒窗攻读苦，

高中毕业当学徒，

理想破灭青春误，

干到头白没前途！

吴田才 你这首诗我已经听过一百次啦。

〔巨轮进港的汽笛声。〕

余昌宝（被吸引住，贪婪地望）好大的轮船呀！

吴田才（自语）他就喜欢看轮船，真有意思。嘻嘻。

余昌宝（满怀喜悦地）轮船呀，轮船！我总有一天驾驶着你，乘风破浪周游世界，到那个时候……

吴田才（搭讪地）穿上那四道金线的制服，戴上那高高的船长帽子。乖乖，小余呀！那个时候你就认不得我啦。

余昌宝（得意地拍吴田才一下）小吴，我假如能到大轮船上当一名水手，那就心满意足了。

吴田才 你真是这样想的？

余昌宝 嗯！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当装卸工。至于将来……

(玄虚地)我的理想么，很可能随着发展而发展的。

吳田才 (不解地)发展而发展？发展成什么样子呀？

余昌宝 哎！跟你說也是对牛弹琴啊。

吳田才 什么？我是牛？

(齐承山內喊：“小余！小吳！”)

吳田才 (同时望)齐承山！

余昌宝

(齐承山上。

吳田才

余昌宝

(迎上，拥抱齐承山)小齐，你回来啦？

齐承山

是呀，刚才向队长报到过了。

余昌宝

好！又增加一个高中毕业生。

吳田才

真快呀，(回忆地)六〇年八月份，你調去学习，眼睛一霎，已經三年了。怎么样？小齐，这下成了知識分子啦。

齐承山

不行，今后还要好好向你，(又指余昌宝)向你学习。

吳田才

(对余昌宝)看他总是那么謙虛。

余昌宝

小齐呀！你快要当干部啦。

吳田才

那当然罗。

齐承山

不，我还是想回到組里和大家一起干。

余昌宝

你还想当装卸工？

吳田才

小齐，你不要傻，有了文化当个干部总要比当工人有出息。

齐承山

当装卸工就沒有出息嗎？

余昌宝

嘿！有出息？唉！

(机械地念)十年寒窗攻讀苦……

吳田才

(接念)高中毕业当学徒。

算了，算了，还是这么几句。(想起)小齐，听組长說你最近又有新发明啦！

齐承山

我……

吳田才

还保密？嗨，拿出来大家參謀參謀。

齐承山 (掏出绳网)不晓得行不行,你們幫我动动脑筋。

余昌宝 这什么玩艺儿?

齐承山 我想用绳网代替仓库里的肩运。

余昌宝 你,唉!小齐,你真把技术革新当作小学生做游戏啦!几根麻绳能派什么用场呀?

齐承山 这个……

吳田才 小余,你还不知道,他(指齐承山)是我們队的革新能手,我們五組的碼頭专家。

余昌宝 专家,嘿,碼頭也会出专家?那专家一天就能培养两万个。

齐承山 (发现地)噢!小余,你的手怎么这样紅?

余昌宝 (一惊)呀!

吳田才 哎呀,象蚊子叮过一样,(故意大惊小怪地)一定是“玻璃纖維”起化学作用啦!

余昌宝 (不知所措)这,这怎么办?

齐承山 不要紧,用橡皮膏把它粘掉。

余昌宝 (半信半疑)橡皮膏?

吳田才 哎呀!我的大知識分子,这个时候你还是虛心点,多听听碼頭专家的話吧!

齐承山 去你的,“无軌电車”。

余昌宝 唉!我只好到卫生站跑一趟罗!(下)

吳田才 (示绳网)这绳网……对,找金書記去,她一定会支持你的。(与齐承山同下)

[何广森从另一方上,刘大江紧跟上。

何广森 你們加班,我不能答应。

刘大江 何队长!

(唱)加班突击是特殊情况,
六小組两头担子实难扛。

何广森 (唱)找調度想办法配备力量,

刘大江 (唱)要知道在班同志个个都忙。

现在是分秒必争把时间抢，

何广森 老刘！

(唱)劳逸安排你不能忘。

刘大江 哎！

(唱)眼看小麦露天放，

[闪电。

刘大江 (旁唱)决心在暴雨之前运进仓。

队长，快作决定吧。

[金树英内喊：“老何！”

何广森 老金！

[金树英上。

刘大江 金书记！

何广森 你来得正好，快给他做做工作吧。

金树英 老刘，要求加班是吗？

刘大江 老金，六组人手少任务重，天气又不好，我们五组想参加一齐突击。

金树英 突击任务已经有人抢去啦。

刘大江 哪个组？

金树英 (指)看！

刘大江 是科室里的同志们！

金树英 是呀……

刘大江 动作倒快，抢在我们头里。

金树英 老何，那条停在江心的非洲外轮要求提前一天开航。

何广森 提前一天？那就是明天一早罗？

金树英 是的，他们国内来电报等着要这批大米，所以区主任要你去商量一下。

刘大江 没问题，黑人弟兄提要求，就是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

金树英 是呀。不过，人员调度要好好安排安排。

〔老张急上。〕

老 张 队长，科室来了这么多人，机械不够用啦。

刘大江 老张，场地上的小麦包給我們，我們用人夯(káng 用肩抗东西的意思)。

老 张 你們夯？

刘大江 短距离沒关系。

何广森 哪个批准的？

刘大江 这……队长，多年不夯啦！肩膀也該磨煉磨煉。再說組里有些小青年也老想夯两包試試。

〔余昌宝暗上。〕

何广森 哦，这就是你的主客观理由？不行。

刘大江 (发急了)这个时候，再不批准，沒有道理。老金，你是我們的支部書記，你說說看。

金树英 这事問队长。

刘大江 队长，就这么一次——特殊情况。

何广森 哎！看样子，不答应，你是不会放我走的罗。

刘大江 (拦住問)那你答应啦？

何广森 好吧，注意身体不好的不要勉强。(下)

刘大江 (兴奋地)小余！快去通知大家到这里集合。

余昌宝 什么事呀？

刘大江 有光荣任务，快去。

余昌宝 ……(下)

老 张 (握刘大江手，激动地)老刘！……

刘大江 老张，全部机械給你們，我們夯。

老 张 哎！好好向你們学习！(下)

〔齐承山、吳田才同上。〕

齐承山 金書記！刘組长！

金树英 小齐！
刘大江

刘大江 (拍齐承山一下) 嗨！到底把你盼回来啦。

齐承山 (从挂包取出一紙) 金书记，这是我的毕业证书。

金树英 (接看) 好呀！……

刘大江 快配个鏡框把它挂起来。

金树英 (頗有感触) 是呀，我們碼頭工人有文化，就从你們这一代开始啦！

〔五組的工人陸續上。〕

众工人 小齐，回来啦？

齐承山 回来了。(热情地与众人招呼)

金树英 (想起) 哦，小齐，上个礼拜你提的那个技术革新建議，区里已經批下来了。

齐承山 (兴奋地) 啊！

刘大江 绳网的模型做好了沒有？

齐承山 做好了。(掏袋)

刘大江 拿出来看看！(接绳网看，众围看) 唔，不錯！搞成功解决了肩运，可以节省不少劳动力。老金，你看呢？……

金树英 我看呀！抓紧时间先試驗一下。

刘大江 对。

〔余昌宝帶三四名工人上，〕

余昌宝 組长，人齐了。

刘大江 好。小齐，你刚回来，不要参加了。

齐承山 我……

刘大江 你现在的任务是把这个(还绳网)搞成功。

众工人 对，小齐，把它搞起来。

金树英 大家都在支持你啦！来！仔細研究研究。(在一旁与齐承山弄绳网模型)

刘大江 站队！

〔众工人站队。〕

刘大江 (对組員們) 同志們，暴风雨就要来了，六組人手少任务

忙，我們加班幫助突击搶運，大家有意見沒有？

〔余昌宝一怔。

众工人 沒有意見。

〔余昌宝面有难色。

刘大江 那好。机械不够用，我們奔。（余昌宝反应强烈，摸一下肩）把场地上的小麦运进仓库。大家要注意安全，防止事故。

众工人 注意安全，防止事故。

刘大江 干吧，和老天比比苗头！

众工人 干！和老天比比苗头！（众工人随刘大江下）

余昌宝 （自语）肩膀又要受罪啦。唉！（跺脚，勉强地下）

金树英 （看在眼里）小余……（转念）肩运这个关键一定要把它攻下来。（一看手中的绳网，对齐承山）小齐呀！

（唱）早盼你学习回来试绳网，

解决那两头装卸不用人扛。

齐承山 金书记！我……

（唱）怕只怕试验失败造成浪费。

金树英 （意外地）怎么啦？

（接唱）还没上阵就投降？

齐承山 （唱）考虑得不够周密不敢闯。

金树英 哦！那到什么时候才敢闯呀？

齐承山 （接唱）想起了小余的意见我又徬徨。

金树英 你跟小余商量过啦？（齐承山点头）怎么不说话呀？

齐承山 小余的意思……

（唱）搞革新要正正规规象个样，

几根粗麻绳难派大用场。

金树英 （问齐承山）这样的想法对头吗？（见齐承山不语，有意追问）他还跟你说些什么？有没有向你谈起他的“苦闷”？

（齐承山犹豫）说呀，有顾虑？你是个团员，有问题要大胆